

萬有文庫

第2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陸宣公奏議

(上)

陸贊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陸宣公奏議

(上)

著 賈 陸

書叢本基學國

萬有文庫

第2集七百種

王雲纂編總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陸宣公翰苑集序

唐權德興撰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嘻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柄。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傅。吾唐不幸。復擅棄於陸公。公諱贊。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爲賚。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簿。本傳作尉。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卽日爲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卽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服。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憮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啓沃謀猷。特所親信。有時謙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

至汝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贊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旣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柩附葬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賄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爲之興改容叙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爲寶參忌嫉故緩之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沉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寶參納劉士寧之賂爲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能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元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升爲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贊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贊代己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却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惟考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推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誥伸之爲典謨俾獫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

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措枉。將幹壇衡而揭日月。清氣診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惟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烈。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在我。宏之在人。螢煌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邱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於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順宗實錄

唐韓愈撰

紀云。陸諱贊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遷爲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贊隨行在天下搔擾。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下。皆出於贊。贊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己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致興。後代推以爲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憚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回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尅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俟其爲相。竇參深忌之。贊亦短參之所爲。且言其黷貨。於是與參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郎。加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贊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參出。李巽爲常州刺史。且迫其行。巽常衡之。至參貶爲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

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覬。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贊焉。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贊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贊而代之。又知贊之不與己。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元。故與贊同職。姦巧佻薄。與贊不相能。知贊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贊短。宰相趙憬。本贊所引同對。嫉贊之權密。以贊所最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贊。竟罷贊相。以爲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言事者。皆言其屈。贊固畏懼。至爲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贊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卽迴馬而歸。由是貶贊爲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贊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贊之爲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贊而然。贊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卽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贊皆卒。

進呈唐陸贊奏議劄子

宋蘇軾撰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同李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之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贊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贊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贊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贊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卽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贊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復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

擬陸宣公從祀廟庭說

譚昌言

傳稱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自惟大聖斯具太和四科諸哲未聞兼美下此惟言行合轍不媿聖人之徒然而求於古人亦云難矣漢儒以註疏宋儒以講習並列學宮其間覈實者或有遺議若范文正蘇文忠文信國則多有擬祀者諸葛武侯岳武穆亦有以不必儒而擬祀者皆不謬於聖人之公是者也惟賈太傅陸宣公未有特擬二公皆言本仁義陸象山所謂賈誼是就事上說仁義陸某是就仁義上說事也太傅無論千言治策三論過秦爲漢朝第一文學卽梁王墮馬賦鵬自傷無媿冉顏之制行矣新舊唐史著宣公出入艱阻小心精潔又謂其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炳如丹青若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兩言印合道真踐履無媿龜山謂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術數可爲論天下事法蓋聖賢德義中最上一流人昔人稱其有董子之經術而不失之迂有晁錯名實而不淪於刻舉而措之可致純王上理又或稱其奏議爲仁義百篇唐孟子非過也合而論之賈勝董而陸又勝賈孔庭一席並不容少宣公歿三百年而蘇文忠始請進講奏議故顧東江詩有云一自貞元仇正論直從元祐講遺編今無復文忠者起而議真廟祀故宋黃先生幹詩有云莫是生平太忠誠至今猶斥學宮前可感也

道光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奉上諭禮部奏議覆御史吳傑奏請陸贊從祀文廟一摺唐臣陸贊明體達用學術精粹其論數十百篇皆本仁義炳於丹青凡所敷陳悉原經術綜其平生推賢讓能舉直錯枉正以守己忠以事君道與伊傅爭衡文與典謨接軫雍正年間有旨褒其勳業稱爲千古名臣洵能遠契心傳有功正學近年節經降旨將原任尚書湯斌及明臣劉宗周黃道周呂坤從祀東西兩廡陸贊亦著從祀文廟東廡列於隋臣王通之次以崇儒術而闡幽光欽此

唐陸宣公奏議全集目錄

卷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論關中事宜狀

論叙遷幸之由狀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重論尊號狀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奉天論解蕭復狀

奉天薦袁高等狀

卷二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奉天奏李建徽揚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又答論姜公輔狀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又答論蕭復狀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興元賀吐蕃尙結贊抽軍迴歸狀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興元論賜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鑾將還宮闈論發日狀

請釋趙貴先罪狀

論替換李楚琳狀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卷三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論齊映齊抗官狀

請減京東水運收脚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商量處置資參事體狀

奏議資參等官狀

請不簿錄賣參莊宅狀

請還出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論左降官準赦合量移事三狀

論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卷四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條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條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三條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四條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五條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六條

唐陸宣公奏議全集卷一

番禺汪銘謙益齋編輯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之良將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人情而已。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辨，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耗財覬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蓄。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尙恐其中或有傍遭誣誤，內蓄危疑，倉皇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謀逆。以僭帝稱王者也。况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若招撫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於苗格，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鷙梟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闖葺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踘距蹠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

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尙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閩濮筭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柚已空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尙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臣請復爲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恒青趙齊迭爲唇齒陛下特詔馬燧命之專征抱真李芃聲勢相援於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取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旣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帥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旣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於是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昔必然之效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蹶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惑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爲之行齋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誠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

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倘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辨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以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卽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全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爲猖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遑惑內外防虞所以纔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幽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覬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彊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嘗凌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扞襄野豺狼之羣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累勅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効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糴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

之圍李芃還鎮爲東都之援汝洛既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初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既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尙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惟馬燧抱真李芃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益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惟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况留抱真馬燧足得觀覽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爲冗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謹奏

論關中事宜狀

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與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彊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

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致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己，啓禍之門也。陛下誠以勇智志期有爲，忿茲昏迷，整旅奮伐，治內震外，莫改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惟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古人所謂愚夫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爲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廬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尙賴經制，頗存典刑，彊本之意，則忘緣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爲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惑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旣弛，禁戍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崤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爲戎。於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尙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却醜類，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宮廟無質。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之於

家保祐深矣故示大敵將宏永圖陛下誠宜上副元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算愚臣未達敢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郢懲艾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龐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彊又徵諸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尙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鄰蠢茲昆夷猶肆毒蠶舉國來寇志吞曇染貪冒既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自爾以來絕無虜使其爲嫌怨足可明徵借如吐蕃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臣唱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兵連禍孽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爲兇器戰爲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爲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爲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爲鑒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爲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旣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信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

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其於爲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爲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也。自頃將帥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爲之輶邊軍，缺環衛，虛內廐，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爲之算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權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爲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倘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慮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中，卽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彊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廄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聚。今執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彊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輒敢効其狂鄙，以備採擇之一端。陛下倘俯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充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勢必退衄，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真，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

德音勞徠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卽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榷酒抽貲，商點名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棼，無易於此。謹奏。

論叙遷幸之由狀

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越，禮闈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權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微呼，膏血竭於笞捶。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閭私牧，以取馬簿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勳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畧牧之後。是乃嘗蒙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憫，部曲感傷。貴位崇勳，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穀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稅。稗販夫婦，畢算緝錢。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爲憤惑。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懼，與發無已。羣情動搖，朝野譴然而京邑關畿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

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際未必然也易怒則重臣懼禍反側之釁易生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讐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携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効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算祕術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仲尼以爲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爲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佑助之由辨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福無門惟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末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

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準。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紀。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尙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煩。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烝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闢天命。伏惟陛下鑒旣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於危刷億兆。憤恥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撓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勅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旣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勉厲而謹修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熟計。捨己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遠愴悵而親忠直。推至誠而去逆詐。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斯道易知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太王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王。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闢丕圖。况陛下稟英姿。承寶歷。四海之利權。由己列聖之德澤。在人。

苟能增修庶有不濟至如東北羣孽在再逋誅涇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天保祐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伏願悔前禍以答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以致昇平豈止盪滌祆氛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之至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况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尙恐爲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斂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能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養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阽危恤烝黎安反側旣未有恤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惟當違欲以行己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

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僞雜糅於其間聚怨驅謠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叙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際到卽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褒其直而勿吝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大禹拜言之誠獎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采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化疑梗爲訴合易怨謗爲謳歌浹辰之間可使不變陛下倘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圜見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謹奏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前奉詔問自獻答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恐由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悽悽血誠敢願披瀝蓋犬馬感恩恩効之心瞻瞻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爲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

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猶是焉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不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是以古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策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于衆舍己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維彼不順自獨俾威自有肺腸俾人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强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胡可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粵自秦漢暨於周隋其間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迹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尙恐議者曰時異事異臣請復爲陛下粗舉近效之尤章章者以辯焉太宗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

明照忤日月.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退朝之暇.宴接侍臣.諮詢謀猷.詢求過闕.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治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爲有貞觀之風.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潛移.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邦.訖神龍景雲之間.皆嬖倖亂朝.聰明不達.元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己從諫.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讒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回天之謠.大盜一興.至今爲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太宗推心與人.忘己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亦宣諭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絕人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以明威昭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深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近者畏懾而僂容.君臣意乖.上下情隔.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

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諱，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於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將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問，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不勝忠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無忠良者少，而關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在乎誠。守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况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臣竊以爲過矣。衆庶者至愚而神，蚩蚩之徒，或昏或鄙。然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秘，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効。故馭之以智，則詐示之以疑；則儉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効忠之情薄。上行則下從，上施則下報。若響應聲若影從表，故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

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述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頌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惟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爲君子遂非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拂者聖人之所尚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旣尙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譖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面折廷爭者明言獎納上封獻議者手勅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聞過則羞己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効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又况不及中才師心自用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有致理太平之功休烈耿光可謂盛矣然而人到於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

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於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遜於志者不必然。逆於心者不必否。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惟善所在。夫人之常情。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於以虧天下之理。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途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使辭窮者。臣竊恐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嚴威怒。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詔諛頤望。畏懦。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詔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願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懦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

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故亂多理少從古已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呐呐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漢武帝難公孫宏以十策宏不得其一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己之過也垂旒於前對續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釁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尙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切爲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以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己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旣况有疎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讐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

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宏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謗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輕重自辨如水鏡之設妍媸自彰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是則人君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惟恐讒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紕繆疑貳一起則羣下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宏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未嘗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之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既越常情俯稽至理恩衷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變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祏震驚尙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慘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衆心痛自貶損以答謝靈譴豈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旣虧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乞更詳思不爲兇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謹奏

重論尊號狀

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已來君德最神聖者天下尊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爲號者或曰皇或曰帝惟目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尙自菲薄降號爲王嬴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羲皞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况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旣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湊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尅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興廢典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爲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憮而不革反欲加冗號以收實患哉元元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以賤爲本也周襄

王遭亂出居於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策稱之以其能損己也臣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之誠發於中不復忌諱赦其愚而鑒其理惟明主行焉謹奏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毗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昊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譎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入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逋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僭帝者二豎又有顧瞻懷貳叛援黨姦其流實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伸將以紓多難而收羣心惟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禱於桑野躬自髡剔以爲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宏宣暢鬱涇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盡去瘢痕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處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諭而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

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慎罄輸愚懇伏聽聖裁謹奏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臣謬以儒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訏謀而恩參近侍當陛下用兵之會乏決勝之籌從陛下避狄之遊靡出奇之計見危闕授命之節知難無伏死之爭事君大猷臣則皆曠屑屑供職曾何足云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由生亂之浸興由理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以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陛下躬遭逼脅露處郊畿園廟震驚寇讎密邇亦云憂矣臣竊謂凡今在位任重者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臣之職司頗亦爲近是宜當責安可增榮又奉天扈從將吏一例並加兩階今若翰林之中獨蒙改轉乃是行賞不類命官以私錄微勞則臣等遷位過優勸來者則從官加階太薄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具寮誰不解體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功不遺至於徇主忘家固是臣子常分追陪輦蹕曷足甄稱陛下以朝官之中有來有否事須旌別以儆不從則望先錄大勞次偏羣品然後以例均被臣亦何敢獨辭殊渥曲臨實傷大體不任覩懼之至

奉天請罷林大盈二庫狀

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夫豈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

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歛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稅賦當委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悅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變興外幸旣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衛尙梗師旅方殷瘡痏呻吟之聲嘵啾未息忠勤戰守之効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懼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謠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毗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能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輶食以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携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謗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旣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豈非其殷鑿歛非徒人散而已亦將有締姦鼓亂千紀而强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拂而叛之

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尙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爲人上者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以成得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悉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瓊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棼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捐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慘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况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効之至

奉天論解蕭復狀

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時寄住常州首尾二年閱其理行及到京邑多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諸本是貴門又聯戚屬痛自修勵慕爲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爲本議人物則以魏元忠宋璟爲師己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二三爽德翻覆挾姦復之爲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議退自變渝私誘官僚曲令干說是同兒戲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應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爲况乃見稱名流獲踐清貫備股肱

之任承渥澤之私何心何顏忍至於此假令蕭復之意或欲逗留在於從一之徒寧肯附會臣緣自到行在常居禁中向外事情視聽都絕忽承顧問莫測端由陛下必欲研窮斯理不爲難察初舉蕭復充使本是從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等論奏一矛一楯理必有歸或遣或留意將安在但垂睿詰孰敢面諉蕭復若相屬求則從一等何容爲隱從一等儻自迴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奚憚而不辨明乃直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辨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獲辯是使情僞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幸察謹奏

奉天薦袁高等狀

臣近因奏對言及任人陛下累歎乏才惘然憂見於色臣退而思省且喜且慙所喜者樂陛下急於求賢明君致理之資也所慙者恥近侍不能薦士微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思舉所知猶懼鑒識不明品藻非當反覆參校未果上聞昨進擬量移官令臣審看可否臣以素所諳知兼聞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左黜或遭讒忌外遷互有行能咸著名跡置之清列皆謂良材若但準例量移及令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亦乖海內望理之心儻蒙特恩追赴行在試垂訪接必有可觀錄遺棄瑕旣符德號振淹求舊亦闡大猷謹錄薦陳庶備採擇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帥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後委曲聽從觀其所爲

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相制持。惟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訊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強。懷光大自衿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者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如何。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勑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贊從彼宣慰。迴奏云見卿論叙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吐齊克平寇孽。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賜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譖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併。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悔何追。伏望聖聰速垂裁斷。

唐陸宣公奏議全集卷二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冠逗遛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奸而怨其事多凌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讐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强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危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虛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惟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行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建勳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鬪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惟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慎惜理不可輕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恃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爲賜足彰行幸之恩饋獻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臣愚以爲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爵喪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戮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棼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未如之何天寶季年嬖侍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賊乘釁遂亂中原遣戍歲增策勳日廣賦稅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阜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於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錫貨財賦秩屢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則爲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於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惟繫於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

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惟假空名以寵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若輕用之，以爲無損於事人寤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爲賞？旣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惟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何有不可？顧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謹奏。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理直辨，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別嫌獎義主之明也。臣不敢冒行所恥，惟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大小，皆務招延。固不可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替彌綸，乃其職分。陛下何疾焉？聖旨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所論之事。下臣愚憲，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

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篤篤靡除卒燎原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舜之爲君始作漆器羣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爲用也甚堅其爲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初歟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也若以諫諍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諍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爲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爲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利焉所獲多矣倘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己過而過益著損彼名而名愈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至理且亮微誠謹奏

又答論姜公輔狀

臣以憲執務在樸忠推理而言有懷必盡古人有言曰明主可以理奪又曰主聖則臣直今陛下稟天縱之才備明聖之資臣輒復據直道而理其前言惟陛下留意幸察臣竊以領覽萬幾必先虛其心鏡鑑羣情必先誠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孔子曰不遷怒不僥不信豈非懼肆情逞以至失中違道者哉臣是以前者奏疏願陛下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今陛下以素欲廢罷公輔之

心而謂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則是億不信而逆詐之情未弭也.謂之至當.則或不然.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弼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苟弼違何必責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雖善而奚爲諫有可從.人雖咎而寧捨.古先聖王所以採葑菲.詢芻蕘.傳謗言用仇怨.其意無他.惟義所在.願陛下不以憎嫌而遺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明.幸軒宸鑒.更審所宜.謹奏.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今之元兇.乃其舊帥.岐下則楚琳助亂.薊門則朱滔黨姦.獨此偏師.漂然河上.其營幕則寄於他土.其家屬則陷於匪人.又屬汴路姦虞.浚城陷覆糧餉屢絕.資裝久殫.士卒常情固難安處.是宜潰歸舊管.否則散適樂郊.而曲環撫之.悉無離叛.孤軍自守.亦不苟從.處危能安.聞難輒赴.甚推齊肅.累著功勳.近日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考其才節.絕有過人.但緣羈寓多時.窮匱轉甚.繼陳章奏.言極酸辛.告急朝廷.則力未能救求.哀郡府.則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爲流涕.若失於應接.則終以危亡.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不以常事遣之.方今勢可相資.惟有江左完實.恐須密勅韓滉.切令贍恤此軍.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亦委加意保持.若得自存.必有成績.非艱難無以表特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悅.勸臣不勝區區爲國獎善拯危之意.謹啟事以聞.

興元論解蕭復狀

臣伏覩其表.兼揣其情.蓋以遠路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在竭誠.雖有過當之處.失中之策.但宜勿

用不足爲尤何則駐蹕奉天屯難已甚況又不駐艱危可知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撫忽聞變故寧免驚憂梁岷之間窮隘特甚輦輶攸止資奉實難凡在戀主之誠各懷後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西蜀韓滉望幸於東吳此乃臣子之常情古今之通理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充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寮才頗通敏性亦溫恭宗族之中足稱佳器伏願更廣詢訪方驗臣言不誣謹奏

又答論蕭復狀

伏以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興都邑駕適郊畿陛下悔征斂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憊誕降慈旨深示憫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優蠲衆情畱畱日望上達今若未終前命遽授遠藩則是膏澤將布而復收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旣失望人何以觀倘慮處事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郡巡歷未周但令副介分往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德號使務旣畢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得厥中謹奏

與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伏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是以練覈小事糺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總綱而衆目咸舉明邇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疏莊纘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於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

喪於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爲之心而觀物之自爲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著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酷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雖冠響化爲心膂矣意不親雖骨肉結爲仇慝矣往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効捨逆歸款者繼獻於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於禁門陛下能於此時虛襟坦懷不疑不滯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臣固知久已理安必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覬輸誠者謂其遊說論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爲賊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既杜出入勢同狴牢死生莫測家私不通一遭縛維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徇義之心既阻脅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希望風旨惟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人心轉漕冠亂愈滋遂至穀下生戎宮闈不守倘陛下能於此際邀敷大號謝過萬方敍忠良見忌之冤糾阿諛不實之罪賞罰既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不服

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旣關慎於始，又失圖於中，收之西隅，惟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禦猶迭居，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効，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竊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跡涉疑似，亦望矜憲惜體，屈法裕人，並量器能，隨事甄貸。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授以職員，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惠澤所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昔趙毅鳴犧，聖人輶行；燕尊郭隗，賢士繼往。况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興元賀吐蕃尙結贊抽軍迴歸狀

臣質性孱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福。彼吐蕃者，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已來近事，準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寢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噴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總戎在邊，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徠，逗留持疑，竟不時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遽至猖狂，頗亦由茲促禍，及皇

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豺狼野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軍剋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既姦且驕。曷望成績。非惟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臣請復爲陛下根本其說。則人情物理昭然。皆可得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急於戡亂。嘉彼効誠。逮降優詔。促令進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遣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怠我之師。堅寇之衆。戎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抑昨蕃戎未退。臣又竊有過憂。傳聞結贊好謀。恐其潛蓄姦計。儻或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泚窮促之時。輕犯近郊。若升虛邑。耀兵牧馬。不卻不前。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持誘脅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觀戰爭。坐乘衰弊。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烝黎不得寧居。賊必耗亡。我亦困竭。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慮其意反於此也。所賴天奪其魄。神降之災。覩機若瞑。遷厲自遁。實昊穹悔禍之應。列聖垂祐之期。廓清妖氛。慶必非遠。何以知其然也。自賊泚之亂。始於暴兵。因徵役之繁興。乘衛禁之闕備。誘扇羣慝。遂謀大姦。逆天僭君。躬肆攻逼。凡有血氣。皆知惋嗟。矧伊忠良。孰不痛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加以聖德日新。改過不吝。布革弊之詔。宏恤隱之懷。天下黎元。翕然遷善。和風旣揚。昏祲自斂。蠢茲狂悖。久合殲夷。頃屬懷光昏迷。緩師養寇。吐蕃干撓。生事惑人。故使義士無施厲階。猶梗。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旣分。腹背無患。城巖諸帥才力得伸。又各士馬非多。資

糧向竭。若不降賊，卽須建功。此輩寵任已崇，貴位已極。建功則寵增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况賊之兇愚滅亡可必。賊之孤劣翦撲非難。旣奉於利害之情，又迫於單乏之急。勢理相驅，安能無戰。渾瑊乘其西北，李晟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陛下慎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日可期。不宜尙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惄之至，謹冒昧以聞。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營，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難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經綸之術，豈不謬哉。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繞，千里迢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于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旣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謂勳業由己，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

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効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物情其契在通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倘蒙究思或有可取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李楚琳乘時艱危倢擾岐下賊殺戎帥款結兇渠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海內彰聞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晚耶但以乘輿未復大怒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雒谷復爲盜所扼僅通王命惟在裏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夏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洶洶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倘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且楚琳本懷惟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倘能遷善亦可濟師若徇褊狹之談露猜阻之跡懼者甚衆豈惟一夫自昔建功拯厄未必皆溫良之徒驅駕擾馴惟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忠純始爲寇讐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折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鈎之賊而任其才釋斬祛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宏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讐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輩曾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

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君陳曰爾無忿疾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下以英主大略聖人格言爲元龜不可納腐儒小忠以虧興復之業也臣不勝憂國至計謹敢事以聞

與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臣聞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忠實之效廢名浮於行則瀆冒之弊興頃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攘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勳特賜功臣之目名頗符實事亦會時所需雖多誰曰非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祐未悔見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難縱使遭罹圍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惟常情黜異獎同亦是常性臣忝縉紳之列又當受賜之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況於公議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汎及羣司以分其私昵之謗怨不在大釁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勳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懾者多利害皎然不爲難辨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曰公器亦爲爭端覈之至精猶患相軋處或乖當安能勿踰矧今國步猶艱王化未治方資武力以殄寇讐蓋非恩倖競進之時文儒角逐之日當功而獎尙恐未孚獎又非功固宜見誚倘有節効尤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餘別無續用例徇驅馳且俟賊平甄錄非晚謹奏

鑾駕將還宮闈諭發日狀

先頒勅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粗備但以霖潦方甚道路阻艱衆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漸逼陰

雲尚繁小大嗷嗷愁懼轉甚臣雖闇鈍亦竊揣量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氛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多變之時須速鎮安理宜促駕向使霖潦爲害人功可施則當公私罄財上下竭力務寧大業奚恤暫勞各應協奉聖規安敢復忤成命良以襄斜峻阻素號畏途緣側逕於巔巔綴危棧於絕壁或百里之內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若遇積雨滯侵羣峰澍流巨石崩奔訇殷相繼深谷瀾漫往來不通悉非凡力之所支籌略之所遏斯須之頃跬步之間倉皇遘殃皆不可測匹夫單騎尙且過防況萬乘時行千官景從而可以蹈不存之險冒無禦之災乎如或磴路澗崩閣道淹圮環衛之儀少缺屬車之馬微驚縱有億徒何所爲用又或霪滯更深谿谷皆溢逕路旣絕傳送無由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乏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軫憂固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圖萬全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貽愧已深不幸罹災追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今臣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頗以不達爲慮耳倘迴睿旨少俟開晴則發期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允叶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鑒竊聞羣議輒以上陳惶懼誠寔冀昭納謹奏

請釋趙貴先罪狀

臣愚以爲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往以襄城告急詔命龐右發兵齊映率衆東行貴先卽其部將於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主營幕進無總帥退閭亂兵遂爲賊泚所招給以同迎鑾駕泚旣反狀未露貴先安得勿從已受邀留遂遭刦制身糜僞職兵隸兇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

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責之辜惟在不能守節而死耳凡所議讞蓋緣獄疑罪疑惟輕實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聖謨况復懷光未殲希烈猶熾遭羅誘陷其類實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始乃是汚俗觀化之日聖主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既偷賊勢愈固曩者羯胡亂華染汚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所不問河朔遺孽旣聞德澤之宏被且幸脅污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攜浸長厲階至今爲梗豈不以任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蓋以圖霸王者不牽於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齒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於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盛德斯在凡非首惡皆願從寬庶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而化消姦兇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

論替換李楚琳狀

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按以典法是宜汚瀆旣屬多虞不遑致討分之以旄鉞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塗無壅亦有賴焉雖朝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爲日久矣負釁居位豈惟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此撫御誰其感懷議者謂之

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權在於懸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是乃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夫楚琳卒伍凡材廝養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殲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狐鼠乘夜唯盱晨光旣升勢自跼蹐今郊畿已久武衛方嚴汧隴鎮壓於其西邠涇扼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縱令躊躇何惡能爲願陛下姑務含宏普安反側促駕遄止錄功犒勤敷肆眚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韋臯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總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薦介復勞誅鉏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動不爲後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臣聞福或生禍福亦生禍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故晉勝鄖陵范燮祈死吳克勁越夫差敗殃是知福不可以久徼幸得不可以常覬覦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詔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効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擊指顧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啟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爲質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於含容繼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之芟夷倍甚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抱犧反側者懼鋏

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旋及遂乃姦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亘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鑾輶爲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於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勢之危迫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劍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微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顯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剝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穩慝知烝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凶讐匪人亦必爲之歎歎誠之動物乃至於斯懷梟鴟以好音消祲沴爲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援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翫首鼠之將壹純誠以効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殲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尙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代不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騎士以徂征於北命將卒以奮伐於南罄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廩牧以張武算斂周於萬類徵徭被於八荒旣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殆覆矣洎涇卒倡亂泚戎構災豺狼壑居於禁闈猰㺄擇肉於馳道河朔間罪之衆布路而歸宋郊仗順之師守壘不暇於斯之亂海內沸騰倘有問鼎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蒂芥望風款降爭馳表章惟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死之流戀主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常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固當去其所畏給其

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從古及今亦未之有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倔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銛鋒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甿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閩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擎禍結變起百端得無懼乎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令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所以德音叙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諸慝以咎己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汙人四三叛帥革面易辭具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倘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亂者蓋爲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若改轄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謂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征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心既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既盈則慮以脣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惑憂同者不邀結而自

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爲禍非細願陛下勿輕易焉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故善爲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導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蓄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斯術要焉今皇運中興天祐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懾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治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汚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疲甿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不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懼討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汚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疚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驕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而不撓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惟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覩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勅諸鎮各守封疆彼旣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

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瀆威而蔑惠。捨易而卽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係。願陛下難之慎之。倘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具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騁也。臣猥蒙任使。待罪宰相。自揣庸虛。終難上報。惟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敢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並宰臣敍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卽此義也。自蒙允許。卽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旣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謄口。

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旣謀其始詳慮其終有疑則勿果於用旣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於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於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委任責成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者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辨爲惡之端旣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如或矯誣亦置明罰此聽言考實之方也陛下旣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解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則理道難成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愒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况又有言行難保恣其非心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謂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然後以事實於臣臣復以事實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贓不加辨詰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偏諳羣才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

私薦易明歎以暗投倘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東寮屬所東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闡謬之責況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高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之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于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用常乏人懼曠庶職考不精則能否無別砥礪漸衰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錄長補短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望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蓋以君子小人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但納橫議不稽始謀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核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爲已惟陛下幸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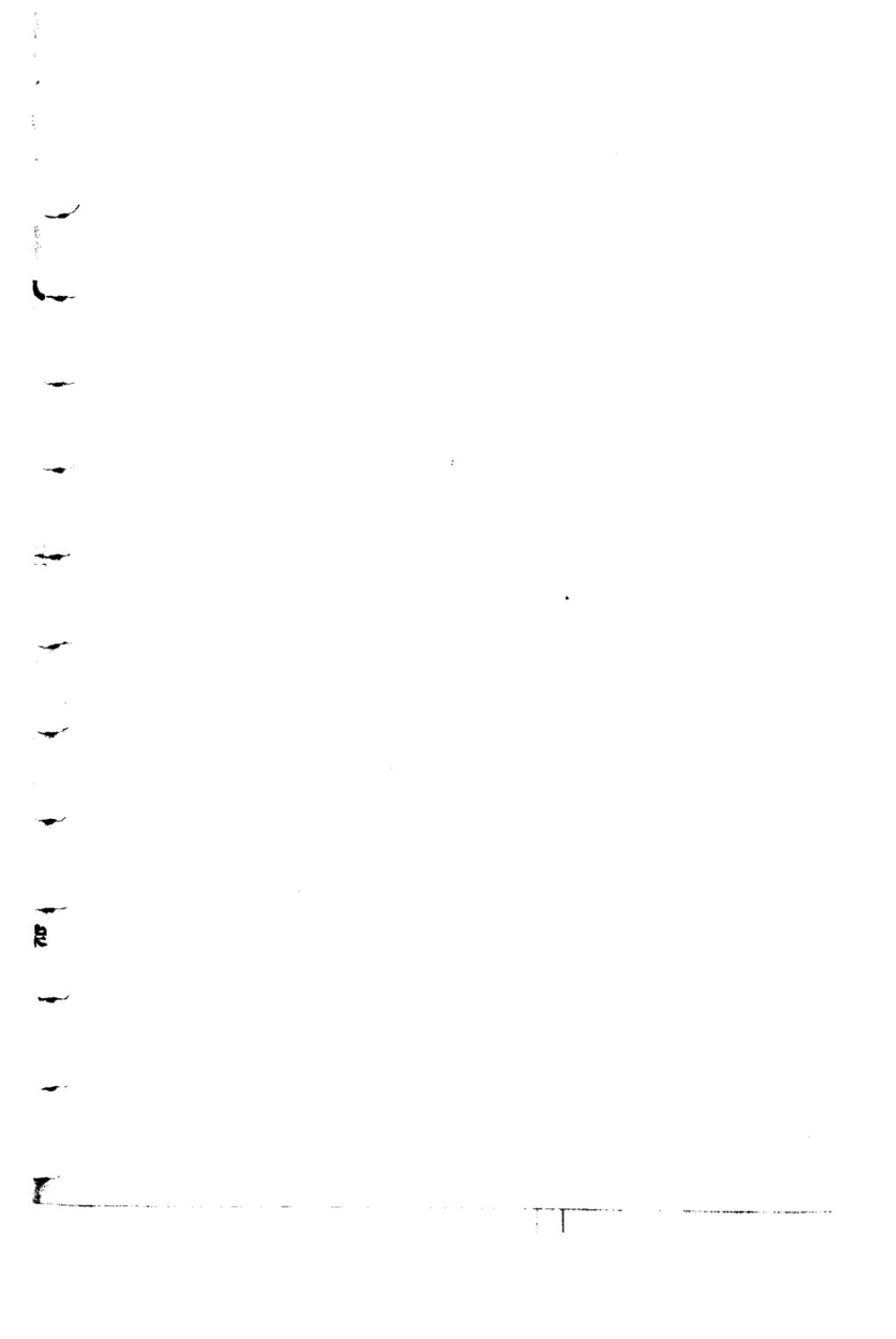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霖雨爲災。彌月不止。或川瀆汎漲。或溪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台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何逃。臣等旬日已來。更審借訪。類會行旅所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流俗之弊。多徇詔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如斯之流。足誤視聽。所願事皆覆驗。則冀言無詐欺。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爲敗。綿數十州。奔告於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倘疑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况災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準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德音。深示憂憫。分道命使。明勅弔災。寬息征徭。省察冤濫。應家有溺死。及漂沒居產。父子不存濟者。各量賜粟帛。以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苗者。亦據所損。作分數等第。量與蠲減租稅。如此。則沒者蒙祚酌之惠。存者霑煦。嫗之恩。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若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費。亦不甚多。倘蒙聖恩允從。卽具條件續進。臣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邱隰水潦。夏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垂誠。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當必應。頃自夏初。大臣得罪。親黨坐累。其徒實繁。邦憲已

行宸嚴未解畏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或是其應雖天所降不在郊畿然海內爲家無論遐邇伏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觀災慙負之至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蓋以率土之內莫非王臣民有昏迷不共是由教化未至自希烈亂常汚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在於編甿豈任其咎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久罹督制翹望聖化誠足哀傷今者遣使宣命本緣卽患弔災諸道災患旣同朝廷弔卽或異是使慕聲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因其寇讐恐非所以爲計也議者多謂淮右薦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爲不然必若興有征之師問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已爽德政倘又難於用兵望其難窘自弊利害之勢或未可知夫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當其迫阨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攜以禮便可底寧備慮乖方亦足生患竊以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故能使億兆歸心遠邇從化今因供稅有關遂令施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爲允伏惟聖鑒更審裁量



唐陸宣公奏議全集卷三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前日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實緣對趙憲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並非阻卿之意若有要使事但自手疏密封進來又苗粲卽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故不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已尙合捐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惟當輸罄忠節匡補聖猷問然貞心持以上報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其或有過如日月之蝕焉日月不疾於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臣所奏淮有趙燦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尙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義何由通仰希聖聰更賜裁處苗粲少以門子早登朝班溫恭有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怍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啟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間之道行此柄一虧爲害滋大

凡是譖惡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詞皆近於情理意實苞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伏爲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辨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非罪則合隨才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行罰則無名徒使粲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宜夫聽訟辨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怨者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昔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爲三朝所推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離甚狂險猶應不爲矧伊老臣寧忍及此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不粲兄弟構成飛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辯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羣臣庶免於戾豈惟苗氏一族存沒幸賴而已乎又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况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實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勉修廉隅者蓋由負戴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恥懼更啟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苟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謹太過斯謂聖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覘苟或違道

且猶知慙况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爲事既乖直道必有過求逐之則法度浸墮阻之則觖望彌甚爲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垂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豈不以貪饕爲弊殘蠹最深至如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不爲而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置明辟若上爲之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爲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庶長案察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斂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穢餒而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月引頸望覩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薦屬多故有加無瘳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甿重遭過分之擾若使天下納賂惟有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鞚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惟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宏清淨無欲之風守恭儉不貪之寶是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恥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辨以貨賄之多少爲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榮忍行刻剝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獲稱才智此賞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事侵蝕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效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廉恥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

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邱山聚釁。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虧，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適所以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洎大怒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曩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瘞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實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禮記曰：「理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貴德賤財。始於朝廷，行於郡國，廉節之風漸廣，侵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斯乂，朝廷益尊。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浸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義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觀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理，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賂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臣之間，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賂矣。况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所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爲虞。意舉詞繁，伏用慙悚。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遠國商販惟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捨近而趨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曾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思。玉毀檳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今既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况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示貪風於天下。延賄道於朝廷。驟汚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事固難依。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需。皆有令式恒制。人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望押不出。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伏以周制六官。實司理本。冢宰制國用。量入爲出。司徒掌邦賦。敷敎恤人。今之度支。兼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懋遷。豐敗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繫財物之盈虛。加以餉餉邊軍。資給禁旅。刻客則生患。寬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僻戾而好動。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僞無恥。豈獨有識深鄙。兼爲流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清貫。更居要重。必教大猷。是將取笑四方。貽殃兆庶。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俯察恩誠。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諧僉屬。不紊朝經。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駭。物聽臣知不可。乞更參詳。去邪勿疑。天下幸甚。

論齊暎齊抗官狀

齊暎齊抗同姓別房。旣非五服之親。則與衆人無異。聖朝推誠致理。未嘗先事示疑。曩之李臯李兼鄰接。

方鎮今之韓潭全義密邇軍城此例甚多無足爲慮但以中朝要職常苦乏人至如陳抗良才並當臺閣妙選若蒙追赴闕廷試加顧問察言稽行必有可觀可否之宜伏候進止

請減京東水運收脚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

陛下每垂睿心經略邊境增築城壘加置戍兵至於春秋衣裝歲時宴犒先後遲速悉由宸衷其爲憂勤可謂至矣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意良圖但任有司隨月供應近歲蕃戎小息年穀屢登所支軍糧猶有匱乏倘遇水旱爲災粟糶翔貴兜醜匪茹寇擾淹時或負輓力殫或饋餉路絕則戍兵雖衆不足恃城壘雖固不克居是使積年完聚之勞適資一夕潰敗之辱臣竊爲陛下惜之軍志曰雖有石城千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嘗聞之矣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徵甲兵分守城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於度支者尙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涉履艱險運米一斛達於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千近者猶過其半犯雪霜戰瘃之苦冒豺狼剽掠之虞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不充其於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暇思也夫屯兵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矣遇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居有殘人耗國之煩臨難有敵敵納侮之禍所養非所用所失非所虞以此爲制備之規臣竊謂疎矣頃者吐蕃尙結贊率其醜類越軼封疆朔方五原相繼淪陷雖由將帥不武亦因匱乏得辭其事未遙足爲深戒今年夏初寇犯靈武禦則寡力守則乏糧告急求哀匪朝伊夕遽擇使臣奔波督運積財以資用高價以招人賴蕃戎自旋糧道獲濟封略不壞固非成謀然則鹽夏覆而靈武全惟在幸與不幸之間耳今之所失者

在於措置乖當蓄斂乖宜利之所生害亦隨至陛下忿蕃醜之暴掠繕甲益兵庇人保境刷憤恥而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旣而統師無律制事失權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閫之詞有合擊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廬然後可扞寇讐護甿庶蕃畜牧闢田疇天子惟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陛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司識重輕之術宏久遠之謀守之有恒施之有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廩布帛悉入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貸其種食假以犁牛自然戍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徵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果能用之足謂長算旣而有司隘吝不克將順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遇災而艱食者則莫揆乏糧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貪取於人乘時所急又有勢要近親驕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寔繁有徒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

多支綿紵充直窮邊塞汎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麌在胥吏之手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既失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囷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臣故曰蓄斂乖宜此之謂也邊之大事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帥謂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緣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賤殊異往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略之時也而尙日不暇給曾無遠圖軍府有歉食之詞稽人有悔耕之意天贊而不受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臣是以屢屢塵煩所惜在此輒復効其鄙簿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賦稅不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惟於漕運一事稍權輕重所宜請爲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以爲艱急之備轉運常行之務旣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恒數圖慮至熟更無所妨惟陛下留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輳人殷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師糗糧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弊泝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濟蓋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旣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俱昧變通之術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蒸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

權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阜殷，祿食所頒，給用亦廣。所以不計糜耗，勵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說。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省脚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內，餒殍相望。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於當時，米貴加倍。耽庶匱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糴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腳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旣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糴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惟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薦饑，富崖數輸環貯，運頗亦協宜。邇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輸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况江淮轉輸，般次

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令。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令。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雇。船。車。船。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即。時。利。害。轉。運。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壞。爛。莫。修。倘。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略。之。始。念。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墮。永。制。不。貴。功。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濟。臣。今。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糴。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運。腳。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臣。已。令。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計。見。舉。之。田。定。所。糴。之。數。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計。可。糴。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所。餘。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脚。錢。請。並。折。市。綾。絹。綿。四。色。般。送。

上都邊地早寒。若待此錢送到。卽恐收糴過時。請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請委官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米六升折粟一斗。所糴得米粟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窖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備自修。以討則有齋。以守則可久。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蹙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柢。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急於此。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錫陛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伏惟少留睿思。詳省而明斷之。

論綠邊守備事宜狀

竊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大抵尊卽敘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讐。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尙薄伐者。則曰驅逼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

驅之不能去也。議漫之要路蓋於斯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向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卽而敘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尙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讒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鬱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陷之以利以引其懼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有不得已也倘或夷狄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也故夏之卽敘周之于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卽敘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略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其要在於失人肆欲則必蹶任人從衆則必全此古今之所同也國家自祿山搆亂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回紇矜功鴻臚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甿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尙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

復又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其要不精，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弱，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鬪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啟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地之產者有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强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若乃擇將吏以撫衆庶，修紀律以訓師徒，禁侵掠以彰吾信，抑攻取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是以修封疆，守要害，漿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剋不圖。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完守禦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鏽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封守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

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綏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惟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防禁而衆自不攜.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鬪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壞.百物阜殷.從軍之徒.慣於溫飽.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虜虜之名.則憤駁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憤駁.將冀爲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情人.其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願待飼.平居則殫耗資餉.臨難則投棄城鎮.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効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

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分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敵，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克獲，旋返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摈抑，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故使亡身効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墮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况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辭，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閏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榷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强盛爲中國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鈐，藝乏趨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疾徐如意，機會靡愆，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鬪，在於

反掌之內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若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號令不行進退難必疾徐失宜機會不及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尪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惟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來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尙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原之衆懷光汚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五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勢弱氣消阽危立待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觖望之憂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懸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遜隸神策其於廩賜之餽遂有三倍之益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况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懼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

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臧否。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闢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鉄鉞示令專斷。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夫兩彊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自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嗇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惟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旣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掠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旣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御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蟊賊。軍旅之膏肓也。蟊賊不除。膏肓不療。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蕃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

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州軍募蕃漢子弟願傳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徒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給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儻來忽往其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惟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東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道既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宏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明主者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擇

商量處置竇參事體狀

臣面承深旨又奉密宣皆以社稷爲言又知根尋已審敢不上同憂憤內絕狐疑豈願遲迴更貽念慮但以嘗經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不可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讐及加罪責事不分明叛者旣得以爲辭衆人亦爲之懷惑用刑曖昧損累不輕事例未遙所宜慎重竇參頃司鈞

軸頗怙恩私貪鑿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既未露人皆莫知臣等親奉威顏議加刑辟但聞兇險之意尙昧結構之由况在衆流何由察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羣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鞫則恐難定罪名乞留睿聰更少詳度竇參於臣素分陛下固所明知有何顧懷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絕私嫌所冀典刑不濫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特希天鑒俯亮愚誠謹奏

奏議竇參等官狀

伏以竇參罪犯誠合誅夷聖德含宏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思實足感於庶品仁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謹具別狀其竇榮竇申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差輕參既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勵勵竇榮與參雖是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款密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仍聞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晚年頗見疎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尚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行必應不至兇險恐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遠官竇申則之並除名流配謹具別狀進擬庶允從輕之典以治好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苟無高節出衆何能特立不羣竇參久秉鈞衡特承寵渥或遊於門庭或結以中外或偏被接引或驟與薦延如此之徒十恆七八自非甚與交親安可悉從貶累况竇參罷黜迨欲周星應是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今若普加譴斥則恐翻類淪胥罪無指名誰不疑懼中外洶洶殊非令猷臣等商量除同謀陰邪事狀分明者其餘一切更無所問將爲穩便未審可否

請不簿錄資參莊宅狀

謹按國家典法沒入官產惟有兩科一謂姦贓一謂叛逆昔須先鞠犯狀審得實情憲司察冤法寺論罪會府覆奏掖垣參詳如是悉無異詞然後謂之獄成而聞於天子其有抵於深辟者制可既下所司猶三五覆奏庶或宥之聖王愛人恤刑乃至如此精慎罪法既定方合徵收叛逆則盡沒其家姦贓則止徵所犯蓋示懲戒匪貪貨財何嘗有罪未斷法未詳而可以納其資產者乎伏惟聖德廣大如天包含懲忿於彝憲之中念終於常情之外已存惠貸不置嚴刑今若簿錄其家竊恐以財傷義猥蒙下問實荷皇明輒罄愚誠所祈天鑒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絢狀

臣先奉恩旨令撰碑文於今年半竟未綴緝良以勸戒之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僥倖而致名稱非詐力可求將使循軌轍者畏昭憲而莫渝怙姦妄者顯清議而知恥仲尼脩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必臨之以武脅之以刑哉褒貶苟明亦足助理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爲竟逭天誅全歸土壤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惋嗟今田緒尚干宸嚴請頤遺愛微臣隘蹻實憤於心謬承恩光備位台輔旣未滌除姦慝匡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贊兇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所未安事固難強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所操太息而止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臣亦婉爲報答但告云所爲碑頌皆奉德音旣異私情難承厚貺候稍休暇續當撰成旣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來書謹封進所送馬及絢等令領却迴訖不敢不奏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求瘼救災國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患救災在恤其所無只如螟蜮爲殃豌豆全損檢覆若非虛謬地稅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元數已爲尅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規利所得無幾其傷實多傷民得財非謂理道且豌豆爲物入用甚微舊例所支惟充畜料準數迴給大豆諸司誰曰不然計價剩徵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勅處分未審可否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伏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貫久盈聖情愛人久爲含忍親離衆叛自取奔亡不勞師徒克靖方鎮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宋之間地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強失其人則危弱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桀總軍且非朝旨此亦安危強弱之機也陛下審之慎之或恐奏事之人苟私所奉之將妄陳體勢輒欲徵求承前授任失宜多爲此輩所誤假使心無詐罔其如識乏經通與之籌量鮮不撓敗今軍州既定足得安詳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旬日徐察事情見情而後圖之則冀免有差失謹先狀以聞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臣辱當獎任待罪宰司事關安危不敢容默雖服戎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惟在所置置之險地則覆置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惟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故負重者不可以微力勝器大者不可以輕易處焉有委非所任置非所安而

望其不顛不危者哉。劉士寧窮兇極暴，衆所不容。李萬榮因人之心，閉城拒逐，爲國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夜上聞，請擇節將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徵求之情，殊無退讓之禮。據茲鄙躁，殊異純良。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非將材。且邀君而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犯此二者，而加之非材，得志驕盈，不悖則敗，俱爲厲階。莫見其可。夫善始而克終者猶寡，况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蓋緣嘗自蓄謀，以危主將及居人上，恆恐見圖，必於部校之間，多有疑阻之釁。上下猜貳，何能久安？縱未干紀亂常，亦必喪師蹙境，是猶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之勢，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才，處非所宜。不敗何待？臣請指陳汴宋一管，近代盛敗之跡，以爲商鑒。惟陛下鑒察，往者田神功作鎮河南，領八州之地，兵食兼足，職貢備修。左肅青齊，右弭滑魏，南控淮浙，北輔滎澤，殷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於可安之地，付授得可濟之材，其爲利宜斯謂大矣。及神功入覲，達厲不還。先皇帝示眷悼之優，崇貪因循之便，易知神玉才不勝任，排衆議而竟授之。既而維御無方，經略失制，權歸豪將，勢散列城。禍機一興，內叛外破，委三軍於暴帥，陷五郡於匪人，轉輸所經，塗路亟阻。此由制置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躡之才，其爲敗傷亦已甚矣。近者劉元佐驅攘巨猾，底復大梁，即鎮於茲，幾將十載，雖不能勤身節用，以撫疲甿，畢力竭誠，以揚丕烈，然尙號令由己，部屬畏威，制持東方，猶有所倚，及元佐殂沒，朝廷命吳湊代之，士寧兇頑，輒敢眦睚，素非得衆，且甚不材，緩之旬時，必自離沮，隨機制馭，指顧可平。陛下念深黎元，姑務容養，適使姦徒得計，庸堅作狂，殷然垣轄之軍，鞠爲汙染之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若又授萬榮，則與士寧何異？負力而取，誰曰不然？邀取而除，孰爲非據？苟邀則

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忘久遠而樂因循固非長算遠慮之計也且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用能弭爭奪之禍絕窺覬之心假使士寧爲將慢上虐人萬榮懷奉國之誠稟嫉惡之性棄而違之斯可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謀其帥而篡其位則不可焉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四方諸侯誰不解體得一夫而喪羣帥其何利之有焉矧茲一夫猶未可保徒亂風敎以生人心昨者所逐士寧蓋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况又待之不一撫之不均黨助萬榮其能有幾仍各計度於成敗之勢廻遑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今所以未卽變者皆爲萬榮所誘許其賞給貨財且相服從以候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羣臣之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爲軍旅所愛信者命爲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衆知保安人且懷惠舍此助亂更將何求揆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爲三軍旣自離心列城又不爲援緣其追逐主將諸道必復憎嫌邇無所親遠無所與不勞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爲虞而欲受其邀致臣雖孱怯竊有未安臣通夕詳思恐亦無易於此不勝拳拳愚懇謹復密啓以聞如蒙聖恩察納臣等商量處置事宜具作條件聞奏倘後事愆素臣請受敗撓之罪謹奏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伏以制事之體所貴有常順人之情尤重改作臣等每承睿旨常以百姓爲憂審知事不可行安敢默而

無述每年蓄聚芻藁所司素有恆規計料稅草不充即便開場和市既優價值復及農收人皆樂輸事不勞擾豈嘗有綠草不足上關宸慮者乎延齡欲衝已能頗墮舊制苟收經費之用以資贏羨之功遂使儲備空虛廐圉告闕去歲已然今夏尤甚此乃不遵舊制之過也臣等謹檢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惟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般運已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萬束仍令並送入城即是一年之閒併徵三年稅草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當時物力有窮求取無藝其爲騷怨理在不疑假使時當豐稔家悉阜殷有草可輸有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理須淹歷歲時牛廢耕犁人妨播種東作旣闕西成曷期况蒸黎之間貧富不等收穫之際豐耗靡均今忽併役車牛雇車傭必騰貴併徵稅草買草價必倍高是使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平賦法之術也臣等又勘京兆比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爲程則雇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卽是一束之草惟計船連已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徑以胸臆斟酌限爲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墮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豈如官自置場要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旣和貧富俱便有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賃之資比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舊制足可遵行何必捨易而卽難棄利而從害伏望戒勅度支令依舊例和市承前既有恆用以後不得闕供稍峻隄防使知懷懼妄作但不施用歲計必免愆違若以軍廐之中馬畜漸

衆或慮水旱不虞別須蓄積爲備今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斂有方不宜科配致擾望委京兆尹勾當別和市草五百萬束以充貯備其所和市官自置場每場貯錢旋付價值時估之外仍稍優饒交易往來一依市利勿令官吏催遣道路遮邀但不抑人自當趨利每市滿十萬束一度聞奏便以府司郵遞車牛并更雇脚相添轉徙場所般載送付苑中輸納旣免擾人又不增費以資儲蓄足禦災災臣等商度將謂合宜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

竄謫之徒皆在遐僻或迫於衰暮顧景思還或困於瘴癘翹心望徙旣闢霑澤許以量移企躍之情遠想可見若准所司舊例須俟州府錄申盤勘檢尋動踰年歲上稽恤宥之旨下虧慶賴之心臣等商量恐須釐革望令所司具名銜及貶責事由年月速報中書門下不須更待州府申請臣等據所司報到則便進擬不出歲內冀悉霑恩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再奏量移官狀

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遲故決罪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爲程誠以聖王之心務宏慶惠必迴翔於行罰而企躍於舒恩不加罰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內陛下德配元澤流下土頃因郊祀普降鴻恩凡是貶責之人並許量移近處臣等任叨輔翼職在宣行尋具奏聞請便進擬聖心精一務欲均齊其左降官內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許別狀商量不拘常例獎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流人及別追用分爲三狀其流人量移狀已蒙印出行下餘兩狀至今

未奉進止竊以赦書宣布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乖事體又諸州刺史及臺省官等繼有事故頗多缺員睿旨精於選求至今常不充備以眚掩德見非古人錄用棄瑕允歸聖造願廣含宏之美庶增誘掖之途

三進量移官狀

伏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也夫位尊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位尊而惠輕則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德湧發德音念謫居之荒遐哀負累之沉棄俾移近處將合新恩赦令初行室家相慶竊料竄逐窮僻喜聞霈澤降臨固必破產以飾行裝計日而俟休命荏苒淹息復經半年倘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隣近竊恐乖陛下垂愍之意虧制書行慶之恩口惠重而事實輕非所以揚鴻休而布大信也謹按左降官非元勅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即申所司量與改叙縱或未有遷轉亦卽在其歸還逮於開元末年李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却迴或復冤訴遂奏考滿者且給俸料不須即停外示優矜實欲羈係從此以後遂爲恆規一經貶官使同長往廻望舊里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許令移遠就近雖名改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從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橫移馴致忌剋之風積成天寶之亂展轉流弊以至於今良以猜嫌之慮易惑上心將謂負譴之人悉包樂禍之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痛嫉林甫之陰邪而密綱則習行林甫之弊法愾邪爲蠹乃至斯然則左降永絕於歸還量移不離於僻遠蓋是姦臣詭計殊非國典舊章且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非盡回邪王者之道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怒以勉其自新人知復用誰不增修如或以其貶黜使謂姦兇恆處防閑之中長從墮棄之例則

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懷貪亂。或起於茲。雖則何患能爲。亦足感傷和氣。臣等昨進擬商度。非不精詳。旣審事宜。亦尋舊例。大約所擬之官。各移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進於本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關畿。則但以大州增其常秩。所冀人皆受賜施。不失平上副鴻恩。下塞延望。今若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改職而疆域不離於本道。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移配之擾。又應合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邇之差。州縣則核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常路。復不近兵。則恐類例失倫。署置偏僻。示人疑慮。體又非宏幸。希聖聰。更賜裁審。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兵之所屯。食最爲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之由。多因餽餉不足。臣以任當體國。職合分憂。奏減河運腳錢。用充軍餉。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頻歲順成。二年之間。汎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一餘萬石。非緣城守乏絕。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卽却填。則是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爲急難之備。永無懸絕。足固軍情。去歲版築五原。大興師旅。所司素無備擬。臨事支計缺然。齋送悉貸此糧。乃得軍行辦集。過事之後。佳勅令填。迨今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及其告急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以充將士月糧。既務廢墮。且無愧畏。所未匱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植楊爲喻。能不爲之歎惜哉。况水旱流行。固宜有備。戎狄爲患。可不爲虞。將欲安邊。先宜積穀。今當歲稔。令益軍儲。反罄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倘遇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

所悔臣之願也疆場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意謹冒昧以聞。

唐陸宣公奏議全集卷四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恆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以爲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所以爲否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昧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蟲梁木之有蠹也古先聖哲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爲戒者豈有意讐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臣每讀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恥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掊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勳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傭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學僞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急爲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兼與舉朝公卿據臣所言閱實其事倘延齡罪惡無狀即臣以爲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在得人旣賴贏餘之資稍宏心意之欲與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旣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

及期遂乃搜求市塵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勑索爲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爲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爲之晝閉與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詣連羣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爲言時有致詰爲言翻謂黨邪醜直蕩心於上斂怨於人欺天陷君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貨財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詔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疋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卽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勑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計兩司旣相論執理須辨鞠是非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舉奏是誣虛誑亦宜得罪陛下旣不許三司按問又不令檢奏辨明枉直兩存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爲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爲羨餘之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置貨財物合人官則納於其內事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延齡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乃貢之於國在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剝斂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裁延齡旣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久逋欠妄云察獲姦贓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

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澆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奪攘。或準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逸。無處追尋。或收典拘囚。不克填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並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賣。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谷之司。皆恥財物減少。所以相承積累。不肯濫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之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誘動天聽。貽詣悔於方岳。賈愁怨於烝黎。於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爲疎妄。亦曰殆哉。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卽更下徵重。困疲庶。展轉流弊。旣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近州。用充和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剝徵。固下旣以折估爲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爲利。窮邊稿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冤叫徹於蒼旻。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徇口腹哉。支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析。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靈夏。芟夷榛蕪。翦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纔畢。地猶夐絕。勢頗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瞻恤。俾漸安居。頻勅度支。令貯軍食。常使平原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延齡確言饋餉不絕。儲蓄殊多。歲年以來。必無闕乏。陛下覽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旣明。恩勞靡替。其爲蠱媚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列諸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源。未有大官弛縱而能使

羣吏服從朝典陵遲而欲禁天下暴慢延齡放情亂紀懈於夙興徒郎曹於里閭視公事於私第盡室飫宮廚之膳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參辭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揮延齡或聚客大誇不令白事或縱酒憲怒莫敢入言至有逾旬未省累月不歸資糧罄於滯淹筋力困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爲羣里中喧闐常若闔閭衢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雖次慢官虐人數法此又罪之大者也總領財賦號爲殷繁自必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以均平涖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綱條之下無亂繩鑒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不因而公用足威不厲而姦吏懲苟或不然則非稱職延齡以素本僻戾之質加之以狂躁滿盈既懵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賄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近者度支小吏屢爲府縣所繩鞠其姦贓無不狼籍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於苞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爲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羣士之所楷模觀而效焉必有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尚敬恭朝廷尊讓則時恥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鬪之禍流於下度支憑寵作威特權縱暴侵刻軍鎮匱闊資糧將帥每使申論延齡率加毀訾或指諷隱盜或謗訐陰私或數其出處貶微或臆其心志邪悖詞皆醜媿事悉加誣匹夫見凌猶或生患况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勳庸縱有踰分取求但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孰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覲於麾下憤恥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爲國堅釁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羣司幸其闕敗氣吞等夷隸舊郎吏時有履道而不爲屈撓守官而莫肯曲從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敘述

所不堪紀其爲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兇威使人懾憚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無休禮義之府汚穢清明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驥三千餘頭車八百餘乘循壞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番遞之倫永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效不務遠圖廢其葺修減其芻秣車破畜耗略無子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猝承別旨須赴促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公私雜畜披猖頗甚費損尤多吏因生姦人不堪命所減者則奏以爲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破寶徇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內及諸司使芻藁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舊例每至秋冬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隳舊制但飾姦情旋計芻薪價錢以爲節減剩利及乎春夏之際藁秸已殫霖潦之中樵蘇不繼軍旣帳莖官廚待然告闕頻煩於聖聰徵催絡繹於省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糜損官錢不啻累倍聯蹇狼狽率以爲常此則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體非宜耳其爲可憂不在於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詭之態誣罔之辭潤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爲自非狀迹尤彰足致其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僞亂邦之罪七而重之以耗斂愚智共知士庶同憤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託腹心以其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姦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臣竊以爲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以天下之心爲心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安在私託腹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唐太宗嘗問

侍臣何者爲明君爲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徵之此說理致甚明趙高指鹿爲馬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爲無指無而爲有陛下若不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誚有甚趙高者乎夫理天下者以義爲本以利爲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未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者未之有也德義不立而利用克无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者亦未之有焉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爲此也殷紂以貪冒失人而亡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適所以爲害已者之資耳尚何賴於財賄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恤人甚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聚斂無厭所實洛口諸倉卒爲李密所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效聖祖垂裕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爲理陛下初膺寶籙志勦羣兇師旅繁興征求寢廣於時內府之積尚如邱山竟資兎渠以餌貪卒失人聚貨何利之有焉車駕旣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衆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宮臺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事爲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直是時從行將吏赴難師徒饑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踰四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強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惟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貨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寇讐饑之不離凍之不憊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旣解諸道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逮私賄玩甚沮維新之望頗攜死義之心旋屬姦賊內攻翠華南狩奉天所遺財貨悉復殲於亂軍旣遷梁帳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

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爲資。以蓄義爲富。人苟歸附。何患無資。義苟修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爲已有哉。陛下當爲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爲子孫黎民垂可久可大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愾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姦計。以爲搏噬擎攫。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繆所宜慎思。夫人文主昏明。繫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聚橋之嬖行。而周厲豐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災禍不及邦國者乎。倘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擠。固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士。所資考覈。兩絕欺誣。陛下以延齡爲能。愚臣以延齡爲罪。能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所效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考虛實。與衆同辨。示人不私。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直之驗也。陛下當繩其傷善。以勵事君。若罪端有徵。而能跡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其包禍。以戒亂邦。何必忠邪無辨。枉直莫分。薰蕕同藏。其臭終勝。此則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所繫。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而已乎。陛下若以與己同者爲忠良。自我作者無改變。則上之所欲莫不諂。上之所失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爲非。金礪相須。不爲是。恥過作非。不足戒。舍己從人。不足稱。惟意是行。則匡輔或幾乎息矣。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旣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沉浮。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黨姦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違憲情。下餌讒口。良由內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惟在誠直。綢繆帳辰。一紀於茲。聖慈旣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歷播遷之艱危。覩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思。猶爲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懼。慮燬室而悲鳴。蓋情激於中。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以

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爲陛下慮患之計。則忠廉軀奉君，非所敢避。沾名銜直，亦不忍爲。願迴睿聰，爲國熟慮。社稷是賴，豈惟微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謹昧死奉書以聞。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物以能之義。闡恭己無爲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旣勤樸斲。惟施丹臘，禮著造士。易尚養賢。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雋乂。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勵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漢高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瓌詭立名之士。漢宣精更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桓靈，昵比小人，疎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嬖惑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准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疎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羣材仕進之窮通，惟繫宰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所謂不澄源

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毋以小謀敗大，毋以嬖士疾莊士。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歟。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爲心，小人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覈而懸信。是以大道每墮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啓謬，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頤之輔臣，鮮克勝任。每有闕官，將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於再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諧，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差等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耀乘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璧，不能無瑕。珠玉不以瑕穎而不珍，髦彥不以過失而不用。齊桓不以射鈞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前史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不可屬國，曰：聞人之過，終身不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義既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修身勵行，聚學樹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舉措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呐呐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未必悖，承順愜可未必

必忠故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真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繁異同之趣是猶舍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輸桷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駕驥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夫惟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爲用猶有未周苟區別得宜付授得當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蓋由鑒擇付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以一言稱慄則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慄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古者人風旣樸官號未多但別賢愚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效不計事於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考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於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遷郡守郡守多列級逾密悉有常資各須循守苦依唐虞故事咸以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寮每嗟於白首三代爲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頃者臣因奏事論及內外序遷陛下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祕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董晉將順睿情遂奏云臣於大歷中曾任祠部

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謂宜然以臣蠢愚實有偏見且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况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歲姑務優柔日事疑滯其於選授尤所艱難是皆可懲曷足爲法夫覈才取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爲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槩曰宜久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惟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惟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議者昧於明徵概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或言其已有次第且須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循黜者旣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沈滯無異人之從宦積小成高至於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修計日思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乖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其始也砥礪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莅職既久寧無咎愆或爲奸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遷轉其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

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旣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然而得人之盛，尙愧前朝。底久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以是眩惑，目無全人。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廣於進用爲情故，以梗於除授爲精詳，以避諱爲奉公之誠，以摘瑕爲選士之要，乃至稱毀紛採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撫，舊齒既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升，高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才，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迫於感恩願效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條論
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藉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稅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國家就因往制簡而一之。每丁各隨鄉土所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綢，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處，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丁戶調而取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之國家，斟酌物宜，立爲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

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爲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奸.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三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益之術小殊.而其義則一也.天寶季歲.荆胡亂華.海內波搖.兆庶雲擾.版圖隳於邊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救跛成瘻.展轉增劇.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略未詳悉.固不果行.利害非相縣.固不苟變.若好革而不知原始要終.斯皆以弊易弊者也.至如賦役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爲便.兵興之後.供億不恒.乘急誅求.漸墮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掃庸調之常規.創兩稅之新制.竭耗編甿.日日滋甚.陛下念徵役之頻重.憫烝黎之困窮.誠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窒侈欲以盪其貪風.息冗費以紓其厚斂.而乃搜摘郡邑.効驗簿書.每州各取大歷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便爲兩稅定額.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爲經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恆規.是務取財.豈云恤隱者乎.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惰.則寢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輶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然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雖有惰遊不率之人.亦已懲矣.兩稅之立.則異於斯.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園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一概計估算緝.宜其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費而樂轉徙者.恆脫於徭稅.

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駁之避役閭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闢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煩簡有異輕重相懸不量物力所堪惟以舊額爲準舊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衆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其於躋駁胡可勝言凡厥疲人已嬰其弊况復亟繚夢絲重傷宿疴其爲擾病抑又甚焉請爲陛下舉其尤者六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歷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爲施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旣由郡邑消息易協物宜故法雖久利而人未甚痒及總雜徵虛數以爲兩稅恆規悉登地官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一也本懲賦斂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旣行已重於舊復以供軍爲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勅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之數皆計緝錢納稅之時多配綏絹往者納絹一疋當錢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羣司例皆增長本價而又謬稱折估抑使剝徵姦吏因緣得行侵奪所擾殊寡所擾殊多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若是復有宣索之繁方岳頗拘於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束以彝章不許別稅綺麗之飾紈素之饒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於是又有巧避徵文曲承睿旨變徵役以召雇之目而捕之不得不來換科配以和市之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爲妨抑特甚常徭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歷中非法賦斂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者旣並收入兩稅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六也建

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責空盡申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闕乏稅額累加見在疲甿一室已空四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也陛下倘追思大歷中所聞人間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增於前則人之無聊不問可悉聖情重慎每戒作爲伏知貴欲因循不敢盡求釐革且去其太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據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無益者罷廢之有過制廣費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資迴給要切之用其因軍興每貫加徵二百者下詔停之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宜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貴寧憂乏財但勅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延進獻別徇營求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雖有貪饕之輩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焉往若不上輸王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月平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於奸冒過則不在戶人州府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尤甚給用不充惟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征百姓根本旣自端靜枝葉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二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賦稅之處詳諭詔旨咸俾均平每道令兩稅判官赴京與度支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準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爲兩等州等下者每戶配錢之數多仍委觀察使於當管錢數之內均融處置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僻雖或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旣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周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逋逃漸息俟稍寧阜更擇所宜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條請兩稅以布帛爲類不計錢數

天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宜則不貢故可以勉人功定賦入者惟布麻繪纊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立貨泉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爲者故賦斂捨焉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繪纊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曷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效算緝之末法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惟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惟在耕織人力之作爲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恆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恆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此爲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稅一疋折錢三千二三百文大率萬錢爲絹三疋價既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爲絹六疋價既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加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初納兩稅昔年絹布定佔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

絹若干疋。其有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爲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直稍循令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抵皆約錢數。若令以布帛爲額。是令支計無憑。答曰。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由布帛。踰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三也。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計錢爲數者。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惟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衆寡爲差。兩漢以石數多少爲秩。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徇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恆於家。以權爲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况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蓋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羣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依錢數少多。折爲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疋。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精麤。有司明立條例。便爲恆制。更不計錢。物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貴而私之所稟不減官私。有准。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爲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爲賦。復何所傷。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頒布粟。至於以時斂糴。用權物價重輕。是必須錢。於何取給。答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爲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是乃

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共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即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爲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糶鹽以入其直，有榷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斂輕爲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爲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恆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闕？答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用頗殷繁，公賦已重，別獻繼興，別獻既行，私賂競長，誅求刻剝，日長月滋，積累以至於大歷之間，所謂取之極甚者也。今既總收極甚之數，定爲兩稅矣，所定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間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近屬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歷極甚之數，殆將再益其倍，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量入以爲出，無量出以爲入，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今人窮日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蹙，而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罔慮安危之不持，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斂而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三條論
長吏以增戶加稅關山爲課續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猶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又督之以出鄉游惰之禁，糾之以版圖比閭之

方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板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離恆懷倅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人者迭行小惠競誘姦盜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旣謂新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惟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士著之人恆代惰游服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宏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大約在於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辨先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之所沮則人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與僞以曲附其文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恆因沮勸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遽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縣破傷多起於此長吏相效以爲績安忍莫懲齊人相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庶播植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新畝雖闢舊叢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令年限纔滿復爲汙萊有益煩勞無增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者豈不以旣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捶骨瀝髓隳家取財苟媚聚斂之司以爲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辨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惟尚強濟絲不容織粟不暇春矧伊貧虛能不奔迸不怒物而務先徵辨有如是之病焉凡此四病皆由考

覈不切事情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既出於人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倘欲崇於聚斂則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旣厚矣財必贍焉則暫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往貴於加者今務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爲考課等差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爲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額賦則各以應輸之數便爲定額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每至定戶之際但據雜產校量田旣自有恆租不宜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浮不督課而人自樂耕不防閑而衆皆安土斯亦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四條論 稅期限追促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夏無蠲貸至於徵收迫促亦不矜量蠶事方興已輸織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

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爲益何急敦逼重傷疲人望更詳定稅限各隨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五條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饑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爨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惟懼夫水旱爲敗堯湯被之矣所貴堯湯之盛者在於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周官司徒之屬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都之委積以待兇荒王制既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糧之法漢置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爲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倉終於開皇人不饑饉貞觀初戴胄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爲義倉豐則斂藏儉則散給歷五十載人賴其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修崇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甿也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爲官而備者人必不贍爲人而備者官必不窮頃以寇戎爲梗師旅亟興官司所儲祇給軍食人之兎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賣鬻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債斂穫始畢饑糧已空倘遇薦饑遂至顙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行丐鄆里或縊死道途爲人父母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之道焉可捨而不念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

五十萬貫錢。勅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兌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總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稅茶錢。均融分配。每至穀麥熟時。即與計會和糴。使於當處置倉收納。仍以義倉爲名。除賑給百姓以外。一切不得貸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在平穀價恆使得中。每遇災荒。即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饑則錄奏分頒。嘗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斂散。遂以爲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至貴。一舉事而衆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盈三歲之蓄。使一代黎人永無饑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苟能存誠蔑有不至。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六條論兼井之家私斂重於公稅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財力。勵廉隅也。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禮讓興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惟貨是崇。惟力是聘。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并。下錮齊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羣黎。隸役同輩。既濟嗜欲。不虞憲章。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富一家而傾千家之產。風俗訛靡。氓庶困窮。由此弊也。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措其宅勿議。且舉占田一事言之。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

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墮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爲私屬貸其種食貧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斂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權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壅昔之爲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道亡日久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今安富恤窮之經不可捨也臣聞於書曰無輕人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此理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哲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爲悽然動容每言朕於蒼生文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頃奉德音竊謂一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人間疾苦上以歲及三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嘗然則愁怨之事何由上聞煦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有徵一虧聖猷實可深惜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復艱於所行居安思危億兆幸甚